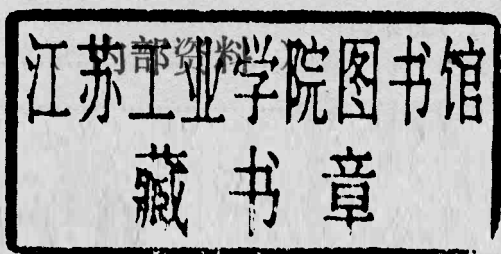


鳳城文史資料

第七輯

凤城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凤城市委员会 编
学习文史委员会

• 1995 •

目 录

(一)

哉壮，鲍江兮.....	冯咏杭 (1)
记阎景云烈士.....	刘秀 门广 (22)
张讷夫轶事.....	刘秀 门枢 (25)
我所经历的“九·一八”事变 和“一二·九学生运动”.....	康延正 (31)

(二)

伪蒋时期凤城的警察组织.....	孙锡泰 (37)
凤城最大的地方反动武装.....	孙锡泰 (48)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凤城的 组织及活动情况.....	孙锡泰 (69)

(三)

我所知道的凤城基督教.....	秦玉武 (72)
-----------------	------------

壮哉，鲍江兮

冯咏杭

1979年的一个寒冬深夜，辽宁省凤城镇翰墨里胡同7号，年近半百的鲍江兮在家人入睡后，又轻轻披衣起床。自平反后，多少个夜晚他或辗转反侧，或对灯沉思。今夜，他思虑良久，终于动情地写下“入党申请书”五个大字。

其实，鲍江兮对党的追求由来已久，只不过二十年的磨难推迟了他的入党时间。

志当存高远

鲍江兮193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抗战末期，他考入了一所由进步民主人士主办，能在某些方面摆脱汪伪政权控制的私立中学。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他得以公开阅读《民主》、《周刊》、《文萃》等进步书刊，偷听那来自西北的希望之声——新华社广播。从那时起，他依稀地感觉到了一种力量，一种能扭转乾坤，能摧毁当时腐朽政权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

1949年的一个春日，云开雾散，常州解放了。这时，高中毕业后已在私人钱庄当学徒的鲍江兮冲破阻力扑向革命。他积极参加工会活动，曾任市金融工会常委兼秘书。在工作接触中，建国初期党的干部那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公正

廉洁、认真负责的品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积极分子集训班上，他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初晓了党的历史和奋斗目标。如果说学生时期的鲍江兮对党的印象是朦胧的话，那么这时则是清晰和具体的了，他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既立志，则行之。

1951年，鲍江兮辞去了私人钱庄的职业，正式投身革命，到当时实行供给制的国家银行工作。

1953年，鲍江兮响应党支援东北经济建设的号召，不顾亲友劝阻，携母亲和新婚妻子陈挺，毅然告别江南。来到东北边陲的风城县。

初来东北，同行者中有的热血被东北风很快冷却，有的激情被苞米碴子逐渐磨平，悄然相邀离去了，而鲍江兮却留下了。

当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鲍江兮，只有一个信念，即听党的话不折不扣，跟党走义无反顾。

鲍江兮毕竟太单纯了，单纯得象一泓清泉。在1957年那种政治气候中，他毫无顾及地直言，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受到“保留公职，委托教养”的处分。

1958—1978这二十年间，正值鲍江兮二十七岁到—1978这二十年间，正值鲍江兮二十七岁到四十七岁这风华正茂的青壮年时期，但往事却不堪回首——先是四年零三个月的劳动教养，曾在三处教养院改造过，以后戴帽监督改造，继而是批斗，请罪，游街。人间的苦累，世上的屈辱他都尽历了。但他深知这绝不是党的政策，他坚信一切都会过去，坚信党总会公正地评价自己，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回到党的怀

抱。因此，鲍江兮常常忘却自己头上那顶“右派”帽子，执拗地去干与他当时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

1962年秋，鲍江兮解除劳教刚刚回来，凤城连降大雨，他没顾上自家受淹。于是人们知道鲍江兮是个好心的“右派”。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鲍江兮捧读雷锋日记，激动不已，他奋战几夜创作了五幕歌剧《雷锋》，县人民银行公演十几场，轰动全县。人们又知道鲍江兮是个有才气的“右派”。

“文革”期间，身居“牛棚”的鲍江兮精心研究毛选四卷，分门别类地摘录重要论述，自编了数万字的《理论资料》。连造反派都不得不承认，鲍江兮是个好学的“右派”。

二十年磨难中，鲍江兮四次大病，动过三次大手术，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我需要用更加宝贵的政治生命来延续我的肉体生命”

1978年，当适共和国上空的乌云被彻底驱散后，鲍江兮“右派”帽子被摘掉了；1979年，他被改正平反。

平反后的1979年，鲍江兮毅然向党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过去我不敢写，现在我敢写了，我应当写，我配写了。这不是梦，是现实。”

他发奋工作，成绩显著，实践了“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写这份入党申请”的诺言。1978年“摘帽”后的三年间，他被评为县行先进工作者，市行工作标兵和省行红旗手。1980年，他被任命为计划股副股长；1981年，这位非党人士、年逾五十的副股级干部，被破格越级提拔为县农行副行

长。

鲍江兮的共产主义信仰日益坚定，入党要求更为热切，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在第四次入党申请书上他写道：我要入党，我需要用更加宝贵的政治生命来延续我的肉体生命，以有生之年为人民更多地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平凡的言辞，捧出一颗滚烫的心。

母亲终于向他敞开了胸怀。1982年7月29日，鲍江兮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面对着庄严的党旗举手宣誓的时候，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位蒙冤二十年未曾掉泪的硬汉子，流下了激动的、幸福的热泪。

鲍江兮对党如此痴迷的热恋、执著的追求，也许有人不甚理解，但是只要看看他入党后拼搏和奉献，就会明白鲍江兮热恋动机之纯正，追求目标之高远。

雅号 —— 长明灯

多年来，鲍江兮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深知自己磨难之月，也正是国家坎坷之时。个人，平反了，磨难即结束；而国家，拨乱反正谈何容易？鲍江兮清晰地感知到党——伟大母亲从泥淖中起步维艰时的喘息，感知到共和国的航船中流击水时的颤抖。他以一个拳拳赤子的强烈忧患意识，毅然抢过粗重的缆索套在自己的肩头，从内心发出了呐喊：“我要和社会主义祖国一起爬坡！”

二十年间他虽然从未中断过学习，但在改革年月，在知识更新时代。在党不断将新的担子压在他肩头的时候，他深感

“用武有地愧无才”了。刻苦钻研业务，成为他爬坡的重要内容。

1982年8月，组织派他参加在大连举办的学习班，五十一岁的鲍江兮是该期学员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位。课堂上，他象小学生一样专心听讲；晚间，他借来同学的笔记誊抄整理。四个月集训结束，他捧回来尺把厚的学习笔记。

他求知若渴，嗜书如命，能读书即为幸事。1983年辽宁省开展职工读书活动，他极极参加，被省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评为“优秀读者”。1989年辽宁省刊授党校举办“十三大”理论考试，他又报名参加，被评为优秀学员。

他潜心于金融理论的研究，被聘为丹东市金融学会和辽宁省农村金融学会理事。多年来发表论文50余篇，达20余万字，其中数篇获奖。1980年辽宁省农行表彰其写作成就，为其记一等功；1986年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其为“模范通讯员”称号；1988年他被评聘为高级经济师。

苦学苦思苦写，没有安静的环境不行。白日的喧嚣和忙碌过后“三百六十五日，夜夜当秉烛。虫声窗外月，书册夜深灯。”鲍江兮苦熬苦累的夜晚有多少，他屋里的灯烛知道，他桌上的笔砚知道，他案头的稿纸知道，他的母亲妻儿知道。久而久之，群众也知道了。从1983年起，大家亲昵地敬赠鲍江兮一个雅号——“长明灯”。

他以夜为昼，苦读苦作，时又以节假日为办公日，来弥补时光的流逝。多少个星期天，多少个节假日，家人没法记清他去办公的日数，却只记住了他和家人团聚的时数。含饴弄孙，围炉品茗，郊游戏水，踏雪赏月，这一切似乎都不

属于鲍江兮的日程表上的内容，他太忙了。

为了指导工作，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白天黑夜连轴转。

为了交流经验，他主办《凤城农金简报》百余期，其中许多文章是他亲自撰稿。

任支行行长后，他坚持重大材料亲自动手，从不让秘书代笔，甚至行机关的黑板报他都亲自写稿。

座右铭——“唯标必达，唯旗必夺，唯先必争”

这是鲍江兮办公室里的条幅，也是他工作上的座右铭。“愿争天下先”者必须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才。鲍江兮同他的战友乘改革新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每年都有新目标、新措施。他亲自探讨银行营业部和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在全省农行系统率先实行了所社人员、业务、班子三分开。他借鉴工商企业目标管理的经验，在全市农行率先推行了县行、处、所职工三级经营目标责任制。他为了提高农行资金自给率，在全市又率先成立了第一个银企联办储蓄所，设立集镇储蓄所，全县集镇储蓄额由1985年初的3万元，到当年底即跃升为337万元，到1989年底达到6623万元。这些年，县农行向上级行的各项先进目标努力攀登，1988年全行十项经营指标全部达到农行系统二级企业标准。

在业务上，他创造了这诸多“率先”，人们并未过份惊异，因为鲍江兮毕境是“老钱庄”、“业务篓子”。可是当鲍江兮和助手们在政治工作上又创造出了诸多个“率先”时，人们不免惊异了。因为大家一直认为他在这方面是“门

外汉”、是“白帽子”。最后人们终于从他“牛棚”苦读四卷和“长明灯”的雅号中悟出其成功之道。

为加强党的建设，鲍江兮和他的同志们求得县委支持，在全省农行系统率先建立了县行党委，实行党组织的系统化管理。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又率先建立机构，完善制度，提倡企业精神。为加强以法管贷，他们又率先成立了农村金融检察室。为加强廉政建设，他们又率先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县农行的党建工作、廉政建设、政绩考核在全县连年名列前茅。1989年，县农行被农业银行总行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鲍江兮常说：“组织上要求我们干的事，我们必须干，干还得干出个样来。”农行系统布置的其它工作，市县开展的各项活动，他都认真组织并且积极参加。在军民共建活动中，他和青年一样不甘落后；在全县“农行杯”运动会上，他披红挂彩发表祝词；省农行组织系统篮球赛，凤城农行代表市行组队，连续两届捧回了“冠军杯”。近年来，县农行的宣传报道夺得红旗；绿化工作捧回奖杯；职工之家、计划生育获得奖状。

鲍江兮总是把成绩归于集体，领导和群众也未忘记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平反改正以来，鲍江兮获得农行系统和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表扬、奖励多达六十余项次：读书奖、学习奖、论文奖、通讯奖、体育先进工作者、党政机关先进个人、廉政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金融先进工作者、红旗手……1989年鲍江兮荣获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担任行长后的鲍江兮也曾受过挫折。1988年县农行十项

指标全部达到二级企业标准，当农行总行业已将大红的企业升级证书发至省行时，凤城农村的一个基层单位发生了事故。为了严格要求，上级将其“二级企业”称号撤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鲍江兮这个争强好胜的行长惋惜、痛心，但更多的是自责。他在全行职工大会上检讨，向市行领导检讨，向省行领导检讨。自责之后是振奋，他将教训化为动力，又响亮地提出“再创二级企业”的口号。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苦学苦思苦拼，达标夺旗争先，鲍江兮难道有比常人更多的精力、更强的体魄吗？

恰恰相反，鲍江兮却是一个近乎残废的人。

二十年磨难之中，他曾得过四次大病，动过三次大手术。1米8高、当年75公斤的壮汉，体重曾降到50公斤。他患过肺结核、急性肺炎、水性胸膜炎、浮肿症三肿三消，一次高烧脱水休克达35分钟。胃穿孔，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肠子被切除了25公分；大手术中的几次全麻，脑神经受了损伤。肺、胸、胃、肠、脑，鲍江兮的肌体中还有几件是健全完好的呢？

如此旺盛的工作热情，如此病残的身体，二者何以成为等式？答案是鲍江兮最崇尚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鲍江兮以“特殊材料”自喻，但他毕竟是血肉之躯，凡胎俗骨。在低血压、贫血等慢性病悄悄袭来的同时，他又得了一场大病。

病榻上，当鲍江兮的腹部塌露时，检查的医生惊呆了：三次大手术长长的刀痕和密麻麻的针疤交织在一起，难以找出一块象火柴盒大小的完好之处了。手术台上，当医生在鲍江兮三次大手术的刀痕边又切开一个新的刀口时，众人惊异了！手术前，现代化手段所探测到的病灶位置无疑是对的，但病灶却不是原来设想的“部件”，因为经过前几次大手术，鲍江兮的内脏乱了布局，移了方位。在第四次大手术中，他又被切除了胰头、胆管、十二指肠……。

当人们得知这消息时，多少人流下了热泪。鲍行长啊，我们的好行长！

其实同志们从他那日渐疲惫的眼神，日渐拖沓的眼神，日渐憔悴的面色，日渐迟钝的谈吐，日渐拖沓的步履中，已觉察到鲍行长的衰老，多少同志都劝他注意身体，他都一笑置之。

家人比同志们更清楚，更为他担心。老母亲含泪劝告：“江兮呀，你已奔六十的人了，身体不好，可别……”鲍江兮一笑：“前些年有劲没处使，现在赶上好年头了，不干憋得慌！”

“不干憋得慌”，这就是鲍江兮对慈母的回答。

甘当公仆

也许是凤城这丝绸基地那漫山遍野的春蚕给予他心灵上的美的昭示，也许是坎坷磨难中群众的保护和关怀给了他思想上善的启迪，也许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文化奠定了道德观的基石，也

许是雷锋、焦裕禄为人民献身的高贵品质为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鲍江兮多年来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群众的公仆，忠实地为之服务。

农业银行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支持农业是农行的本份，农民富了，农行的资金才如活水有源。鲍江兮作为农行的一员，从来也把农民的富足挂在心上。早在1964年，戴帽受监督时就曾帮助两个生产队抓过搞副业的试点，并受到了总行有关部门的重视。在那“宁可要社会主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月，加之鲍江兮那种身份，他只能望贫兴叹了。

1981年，鲍江兮被任命为县农行副行长，分管业务。上任伊始，就一头扎到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寻求着使凤城山区农民尽早致富的路子。不到半年，他发现了八个商品基地的雏形，起草了一份《关于支持商品生产，加强商品基地建设的设想》，对于建设凤城县八大商品基地的地点、项目、规范、标准及措施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下发基层参考。1982年3月份，他到蓝旗乡抓点，每天步行20多公里，走访了这个乡的30个生产队，同队干部、专业户座谈。鲍江兮亲自动手总结了杨木、宝山等乡建设商品基地的典型经验，在《丹东日报》上宣传。同时，他主持编写了《凤城农行支持多种经营一百例》和《多种经营典型经验汇编》，县政府加了按语发至社队。那些几十年来习惯于在黑土地上收获大豆、玉米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中看到了另一个金黄的、火红的农村商品生产的新世界。人有情，凤凰山亦有情，一番爱心：几多收获。不到三年，全县出现了十七个以农户为主体，供销社为依托，以农行为后盾，以合同为联系的

养殖水貂、绒山羊、黄牛、生产中草药、黑木耳、滑子蘑和从事荆条编织的专业合作社，中商部、省、市、县地方政府和农行系统的有关部门纷纷前来总结经验。丹东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门撰文肯定了这一做法。荣誉是对奉献者的回报。在县农行的荣誉室里，又增添了一面火红的“扶贫先进单位”锦旗和金黄的“兴林”奖杯；在鲍江兮的奉献史上，又增添了一份“扶贫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

丰收的十月，卖粮、卖烟、卖山货的农民成群结队，鲍江兮千方百计筹集收购资金。在卖烟收购点，他同烟站的同志一起协商，评定合适的等级，不让农民吃亏；在粮站，他同种粮大户座谈，鼓励农民将余粮卖给国家；在山货收购站，他询问农民中午在哪里吃饭，有没有休息的地方。鲍江兮跑了全凤90%以上的收购站。烟站送来了感谢信，农业局给他发了奖金，农民兄弟称他为“农民行长”。殷殷公仆情，感动多少人！

大多数农民富了，但还有少数农户未能脱贫，县领导对此十分关切。1985年县委、县政府采取了一项措施——各局级领导直接扶持特贫户。于是，鲍江兮成了边门镇李家村特贫户陈守成家的常客。

当时的陈家真可称特困了。老陈年近花甲，又是残废军人，爱人半身不遂，孩子年少，种地无力无肥。养一口猪，一点舍不得吃，到年根卖了换些油盐酱醋钱。经济来源主要靠民政部门的荣誉金和补助。两间破瓦房，摇摇欲坠，每到季，村干部都要给他家安置个保险的地方。

当鲍江兮看到这位为共和国的解放受过伤、流过血的功臣生活得如此艰难时，他的心颤抖了。回到行里鲍江兮带头捐

献，以解陈家的燃眉之急。鲍江兮为了让老陈树立信心，多次和他谈心，帮他选择致富门路，老陈终于振作起来，学会了种西瓜，每年收入近千元。有了钱也就有了肥，水稻长势旺盛，每年也收入千元。也是天随人意。老陈家买的一匹瘦马，每年都不空怀。在农行支持下，老陈扒掉了旧房，盖了三间新瓦房。陈守成富了，春节前，他穿戴上新衣新帽专程到行里请鲍江兮和行领导去吃肉、喝酒。鲍江兮笑了：你过上好日子，我比吃肉喝酒心里还香甜。”

从1988年起，鲍江兮和农行又接着扶持边门镇明亮村郭家、单家两户特困户。

鲍江兮将多少心血倾注在农民兄弟的身上啊！有一次他到外地治病前，临上车还把副行长和农贷科长叫到面前“一定派人到郭家、单家再去看看……”

鲍行长啊，把对好书记焦裕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评语放在您身上，是多么贴切啊！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善良的”

“劳教”中，鲍江兮患病住院，院领导却悉心照顾，那位象老大姐一样为他端尿接尿的女医生至今还令鲍江兮热泪盈眶。鲍江兮在电影《牧马人》观后感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善良的，生活是美好的”。

由于有了“人民是善良的”这一认识，他对“文革”中伤害过自己的群众，始终认为和自己一样，都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只不过受害的形式不同而已。当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对这些同志不是耿耿于怀，而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把一

切都遗忘了。

一位在“文革”中“动”过鲍江兮的老工人有一手修金库的好手艺，退休后想重操旧业，但修金库办执照要特殊审查，有人请示关于这位老工人在“文革”的事怎么写，鲍江兮说：“一个老工人紧跟上边闹‘革命’，有他什么错？”一次，这位老工人爱人得了急病，鲍江兮亲自安排车辆、人员送医院，经抢救得以脱险。这位老工人激动万分：“鲍行长，我这人办过傻事，实在对不住您，这些年一直躲着不敢见您，可您对我……”他哽咽了。

因为鲍江兮深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当他听到有人反映他总是板着脸、让人不好接近时，他立即意识到了“危险”，马上贴出了如下启事：“鲍江兮同志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决定利用每周一、三、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时间（下乡除外），与干部职工直接对话。”这制度已坚持三年。

鲍江兮自己爱写，但他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因此惜才爱才，诲人不倦，甘当人梯。

1983年鲍江兮下乡，在一个所社了解到青年职工小王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由于受父亲问题的株连，长期在家闲散；“四人帮倒台后，父亲的问题得以纠正，他才参加了工作，但心灰意冷，不想拿笔杆子了。

鲍江兮和他促膝谈心，引导他振作起来。小王两年中被各级报刊电视台采用稿件80多篇，成为全县行出类拔萃的报道骨干。

1985年，从职工中专毕业的小孙分配到县行工作，一天鲍行长给他出了个题目，要他作篇文章。小孙完稿后，鲍行长细心删改，并亲自写信将此稿推荐给《丹东金融》杂志发表。小孙说：“这是我刚到农行最难忘怀的一件事。”

房子，先让群众，自己坐末班车

鲍江兮一家从1956年起，就住在翰墨里胡同一座连厨房在内21平方米的旧房中。房子外高里低，寒冬墙上挂霜，酷暑地上渗水，暴雨天，大水曾几次冲进屋内没了炕。

多年来老少五六口，四世同堂，就在这斗室里将就着。

到1981年，行里买了一些住房，想给他调换一下。鲍江兮想到自己刚当副行长，他让了。这是第一次。

1983年，县农行盖了一幢宿舍楼。行内职工、街坊邻里都说：“老鲍家可要熬出头来了。”盖房期间，家人也曾几次悄悄去“欣赏”，企盼之情谁都可以理解，鲍江兮也有乔迁之望。可到1984年盖成，这次虽然解决了大多数同志的住房问题，但还有一部分同志不能解决。鲍江兮立即打消了要房的念头，明确表态，“这次新楼坚决不要，再等下班车。”

表态以后，鲍江兮却犯了愁，新房不要，如何向家人启齿？思索再三，他还是启开了沉重的嘴巴。这一下可炸庙了，全家组成联合战线向他反击。一生中从未骂过鲍江兮的老母亲迁怒了：“新房不要，让你老妈住大街吗？”鲍江兮耐心地说：“那么多职工还在花高价租房住，咱家总还有‘窝’。再说受难之时，领导、群众是怎么想咱的，现在我